

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所著的《上帝 子民的宣教使命》(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中 譯:鄧元尉/祈遇,台灣:橄欖,2011),忠實且整 全的論述了「上帝子民」—— 即基督教會在世上的 使命;這是一部每位基督門徒必讀的鉅著。

萊特配合他前一部鉅作《上帝的宣教使命》 (The Mission of God)的主軸資訊,謂在英文以單數 「Mission」表達的「上帝的宣教使命」(Mission of God, 拉丁文Missio Dei), 乃是涵蓋上帝從創世記頭 兩章開始的原先創造,發展到啟示錄最後兩章的終 極性救贖與萬物更新永恆計劃。著者強調,建立在 這基礎之上,教會既然是屬於上帝和基督的群體, 蒙召為上帝作見證,以成為萬民的祝福,她的宣教 使命也必須與上帝的宣教使命一致,不能只關注世 人靈魂得救問題,也得更宏觀的關心到社會上政、 經、文、教與環保等不同層面的需要。

本文筆者認為,按理論說萊特的立場合乎聖經 真理。然而基督教會面對一個實際的問題,即如是 觀之:是否說每一個有心履行「上帝的宣教使命」

的教會,都有義務「包山包海」的從事從傳福音到 政改、社關以至於環保等的每項事務?針對這實際 問題,萊特在其著作《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中有 所交待,對策是在胸懷上帝的宣教使命的同時,眾 教會與個別基督門徒可按照所領受的恩賜、託付與 契機,彼此配搭、分工合作的參與發揮不同功能(複 數)的「宣教事工」(Missions)。

筆者認為有關「Mission」和「Missions」的視 角是必要的,不然信徒可能在面對「宣教使命」的 挑戰時感到困惑或無所適從,覺得既然從差傳、佈 道到社關、政改、環保等一切美善的事都可規劃在 「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框框內,結果恐怕導致 「每樣善工都是宣教使命,以致沒有一樣是宣教 使命」(When every thing is mission, then nothing is mission.)的窘境;好像一隻無頭蒼蠅,飛來竄去, 團團轉轉的做這做那,到頭來卻是一事無成。

除了需要釐清「Mission」與「Missions」之間 的觀念,有關「使命」方面還有一些必須疏理的課 題,如:參與環保或政改等善工(即使沒有明顯分 享福音)是否也等同於履行了宣教使命?這類善工是否也與佈道、門訓、牧養、植堂等聖工「等值齊觀」?馬太福音二十八18-20的「福音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 of the Gospel)在「上帝的使命」(Missio Dei)中是否有其特殊性與優先性?在「包山包海」、林林總總的善工中「福音大使命」是否可能反而失落或被忽略了?如何平衡傳福音與社會關懷?若被逼選擇其一,何者優先?

萊特在《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第三部第十五章提出他對上述課題的見解。著者一再強調按上帝的屬性與整全福音的本質,基督教會必須關心萬有,在今日世代尤其迫切。至於「優先性」的問題,他的回應是「福音大使命」與「關心萬有」兩者之間必須加以「關連化」、「整合化」、「調和化」;猶如血肉相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吧!他稱之為「整合性宣教使命」;因此很難區分其「優先」次序。

然而來到本書的結尾,萊特還是本著福音信仰立場申述了福音大使命不可妥協的持續性、優先性與迫切性。他說基督教會應當義無反顧完成的一個「底線」任務,即是「讓普世萬民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去聽到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讓他們可以認識福音,並以悔改、信心與順服來回應。」(498頁)然而,他也再次強調一般性話語的講述與行動的見證應當是兩位一體的,可見著者在有關原則上的執著。

筆者個人對萊特鉅著的領受與回應是:基督教會應當胸懷上帝總體性的宏觀使命(Mission/ Missio)願景,讓它在每位基督門徒的生命中發酵,在日常生活與工作、服侍的各個層面,都用話語與行動整合性地加以實踐;同時要按著神所賜給個別堂會與個人的不同恩賜、才幹與契機,選擇性的專注參與某方面的宣教事工(Missions)。而在各式各樣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之中,包括佈道、社關、文宣、教育、環保、政改、扶貧、醫療等,絕對不能少的是太二十八18-20所頒佈的傳福音、領人歸主、使人作主門徒的福音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

教會甚至應該堅持,福音大使命乃是上帝子民 世代傳承的首要任務!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是上主 特別委託予基督教會的事工;除了教會,並沒有其 他群體可以代勞!社關、政改、環保等善工很多社 會或宗教群體都可以做,甚至可能做的比基督教會 更好,但福音大使命乃是給予基督群體責無旁貸的 任務!萊特帶來的挑戰是:在傳福音的當兒,也要 盡可能整合性的關心萬有。原則上這當然正確,但 實際上當做些甚麼和能夠做多少是個需要多方慎重 考量的問題。可惜有些教會就在相關課題上鬧分 裂。

例如環保,它是當代全世界所越發關注的熱門 議題。還有,許多國家與族群所嚮往的政改、經 改、社改,大家都期盼「明日會更好」。這些關注 固然都甚重要,也都可成為聖工的議題,但身為上 帝的子民,聖經啟示了一個明顯的真理,那就是從 創世記到啟示錄,整本聖經所顯示「上帝的宣教使 命」,乃是「以人為中心」的宣教使命。上帝創造 與救贖的永恆計劃,乃是要藉著基督與聖靈的救贖 與更新,在宇宙中帶出一個新生的「基督人」群體 的願景。「上帝的宣教使命」至終的最大成就,不 在乎產生了一個新天新地,而在乎救贖並成全了一 個永遠與神同在、同工、同榮、合一的新人群體。 (啟二十一1-7)這也必須是一切宣教事工的終極目標 導向與焦點。

當曉得世界大結局時候的「新天新地」,不是任何人為生態更新工程的成果,而是上帝自己的新創造,從天上降臨人間。當然至終上帝國在大地的統治,也不是任何人為政改或社關工程的成就,而是基督榮耀降臨時所帶來的福份。為此,就整體而言,基督教會不能輕重倒置,過份熱衷的投身於政改、環保、救災等善工而忽略履行福音大使命。當然,另一方面,教會也不能為了福音大使命而把環保、政改、救災等善工置諸度外;總要盡力作出貢獻。若兩者得以兼顧,善莫大焉!不然,上帝子民應當是要優先落實上主所命定、明確的大使命議程。

今日華人基督教會談論「上帝的宣教使命」 (Missio Dei),可從40年前的普世基督教協進會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簡稱普協)有所借 鑒。當年在日內瓦普協總部領導的、頗具影響的激 進宣教神學學者揚言,上帝得以越過教會而在世界 上完成祂的宣教使命,因此他們看重「社會議程」 (social agenda)多於大使命議程,也看重社會運動多 於教會活動。他們竟然把傳統的「上帝一教會一社 會」宣教議程顛覆為「上帝一社會一教會」的宣教 議程。甚至把教會看為可有可無!

當年激進的普協學者公然把共產主義看為是上 帝親自更新社會的宣教運動,把毛澤東當著是中國 的彌賽亞,且在1973年泰國曼谷的普協宣教大會上 (CWME, Bangkok, 1973)公開頌揚共產主義和毛澤 東的偉大。他們把社會革新/革命運動,包括南美和 南非的解放鬥爭,都等同於上帝的宣教使命,並把 它看得比太二十八18-20的福音大使命更為重要。 筆者認為這些人的罪狀不在於熱心社會運動,而是 在於藉著Missio Dei新使命觀的名堂而貶低,甚至 顛覆了福音大使命,使它淪為「社會福音」。這當 然也是我們華人基督教會所應當有所警惕的。

筆者得到當年教會增長學大師馬蓋文(Donald McGavran)的大力鼓勵,甚至出資支持,於1981年 出版了英文本The Great Digression一書(馬來西亞 聖經神學院出版),針對偏差的Missio Dei新使命觀 (New Mission)加以批判。該書過後由當年世界華 福總幹事王永信牧師主催邀請葉惠生漢譯為《大 背道》,經香港天道書樓出版(1990)。David Bosch 所著Transforming Mission (中譯本《更新變化的宣 教》,白陳毓華譯。台灣:華神出版社,1996。頁 523-528)也針對當年Missio Dei新使命觀的得失有 所議論,值得參考。

比較《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書中之論述,著 者萊特顯然十分熟悉聖經並尊重其權威; 一切立論 乃是以上帝的道為憑據,且把相關論點都闡述得整 全平穩,同時也充分表現了他持守福音信仰的熱 誠;難得!感恩!這些素質都是40年前那班「搞」

Missio Dei新使命觀的普協激進分子所欠缺的。然 而筆者必須承認,因著時間關係,本文的回應只針 對《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而作,至於前書是否有 甚麼問題就不敢說了。

末了的話:對筆者來說,所謂「上帝的宣教使 命」乃是等同於上帝在宇宙間推行著的、有關祂 創造與救贖的宏觀、永恆計劃。這是個涵蓋古今中 外、天上地下各族、各國、各方的計畫,遠超過任 何人所能充分掌握和理解的。筆者深信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全宇宙的主宰與天父上帝必能在時機成熟 時候成就祂的一切計劃,或說「宣教使命」。既然 上帝關心萬有,當然理論上身為神兒女和基督門徒 的我們也當關心萬有。然而「萬有」太大、太繁雜 了,逼使我們在實際生活與服侍上不得不作出選擇 性的專注。

筆者深信以真理和愛建立基督教會,同時廣傳 福音、領人歸主、培育基督門徒,既然是上主已經 明確委託予上帝子民的任務,乃是教會責無旁貸、 應當優先關注和實踐的神聖使命。至於其它方面的 需要,只能胸懷Missio Dei的願景,按能力與契機 選擇性地參與了。對於蒙召全職委身聖工的僕人使 女更是如此。

因此筆者在實際上乃是關注福音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 of the Gospel) 多於上帝宏觀的宣 教使命(Missio Dei)。其實單在福音大使命層面, 因著廣大宣教工場諸般的挑戰與需要,加上個人在 時間、人力、財力、物力各方面的限制,逼不得 已有需作出更為專注的選擇——「穆宣」(Muslim Evangelism)。而「穆宣」是一個令有心人一想到就 感覺沉重得要命的事工!為這緣故,實在無從實際 的關注到其他林林總總的「萬有」了。惟求恩主在 有關事工上引領、幫助!

(作者為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駐院研究學者)